

抹茶曲奇——著

鱼香四溢



抹茶曲奇

著

鱼香四溢

Y U X I A N G S I Y 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香四溢 / 抹茶曲奇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00-2319-2

I. ①鱼… II. ①抹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3578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鱼香四溢

作 者 抹茶曲奇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燕 兮

责任编辑 安姗姗

特约策划 黄 悦

特约编辑 黄 悦 高利娟

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

封面绘图 焦响乐

版式设计 王雨晨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319-2

定 价 32.8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6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

第一章	一条想要报恩的傻鱼	001
第二章	一条犯了事的傻鱼	027
第三章	一条有坏毛病的傻鱼	053
第四章	一条已为人妇的傻鱼	079
第五章	一条迎难而上的傻鱼	107
第六章	一条桃花多多的傻鱼	135



目 录

第七章	一条精心准备的傻鱼	160
第八章	一条得偿所愿的傻鱼	193
第九章	一条有拖油蛋的傻鱼	222
第十章	一条夫妻双双的傻鱼	252
第十一章	一条相夫教子的傻鱼	276
番外一	婚后篇	305
番外二	前世篇	315

第一章

一条想要报恩的傻鱼

阿涟定定地站在金光闪闪、云雾缭绕的九霄阁外，虽然先前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有点被眼前的奢华震惊到了。

不愧是九霄阁！

九霄阁是三界最好的修仙圣地，原本只招收天界子弟的，如今三界和睦相处，便逐渐对外开放，甚至连妖界学子都招收了。即便如此，条件也相当苛刻，要知道，这妖若是踏进了九霄阁的大门，离成仙便近了一大步。

阿涟是洞泽湖的一条花鲢鱼。九霄阁每届向外招收的学子并不多，轮到洞泽湖这类小地方，不过两个名额罢了。

阿涟只有区区三百年的道行，而如她这般道行微末的小鱼，在洞泽湖没有一千，也有五百。好友阿霁得知她要报名比试的时候，自然劝她。就阿霁的话来讲，她生得这般白白胖胖，能活到现在，实属不易，何必再妄想去那九霄阁呢？可阿霁也清楚，这条傻鱼素来固执，她要做的事情，是任何人都拦不住的。

阿霁是她唯一的朋友，是只有着五百年道行的淡水蟹。她生得美貌，

时常恃美行凶，在洞泽湖的人缘并不好，而阿涟呢，胆小怕事，因为极少出门，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。

说起来，她原先也是有朋友的，可他们一个个的都被渔夫打捞了上去，烹制成了盘中餐，日子久了，便渐渐只剩下阿涟一人了。之后便有传闻，说她生来晦气，同她接触过的湖鲜都被打捞上去了，偏生她好端端的。

阿涟本就伤心，听着这番话，固然委屈，但细想一番，也觉得在理。此后，她便也不主动交朋友了，省得祸害其他湖鲜。

同阿雱的相遇，也算是个缘分。那日阿雱被困在两块大石头的缝隙间，张牙舞爪的，她犹豫一番后，上去将她弄了出来。两人这便认识了，此后便亲近得如姐妹一般。

九霄阁之事，阿雱劝了好几回，见她不听，便晓得她不撞南墙不回头，索性由着她去了。可谁想，就这么一尾小鱼儿，竟凭着一腔热情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于惊险中拿到了名额。

虽然拿到了进九霄阁的名额，可那回比试，阿涟也算是吃尽了苦头，原本白白胖胖的一条鱼，变得奄奄一息，浑身上下没一处是好的，可叫阿雱心疼坏了，将她狠狠责骂了一番。之后，她休养了足足一个月，才恢复了元气。养伤期间，阿涟还差点被渔夫捕捞上去，得亏她命大，挣破了渔网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

阿雱不止一次感慨，还真是傻鱼有傻福。

阿涟回过神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而后背着小书囊，满面朝气地踏入了这福泽圣地。

她刚踏入，便有前来接待的师兄师姐。今日与她一并自洞泽湖来的，是条雄性白鲟。白鲟生来凶险，在洞泽湖就是湖中一霸，阿涟自是招惹不起，这一路上，她尽量与他保持距离，好在对方话不多，也算友善。

师兄将白鲟领走后，一个穿着浅绿色襦裙、梳着单螺髻，高挑清秀的师姐，领着她去了女弟子报到处。

这位师姐生得五官端正，容貌姣好。阿涟记着阿雱的话，出门在外

嘴巴要甜，便笑笑，登时眸如新月，说道：“师姐生得真美，不知如何称呼？”

前来领阿涟的师姐，虽然眉清目秀，却端着一副面无表情的脸，对阿涟更是爱搭不理。

其实也不能怪这位师姐，此番新弟子接待，旁人接待的是天界的仙二代，抑或是有后台的，再不济，也是各界精英，日后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。偏生她被派来接待这些穷乡僻壤来的小鱼妖，这会儿听着阿涟这话，这师姐自是欢喜不起来——夸赞的话没有人不爱听，可若是明显的奉承直言，那便是赤裸裸的讽刺。

阿涟有些尴尬，不过她晓得，这九霄阁的学子，不是天界后裔，便是各族精英，一个个都眼高于顶，不爱搭理她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一路无言，许久，阿涟才小心翼翼地道：“师姐，我听说，容临上神会过来授课……”

那师姐听着阿涟这般问，倒是顿了顿步子，缓缓转过脑袋，对上那双潋滟水润的大眼睛，一挑眉，淡淡道：“你想见容临上神？”

容临上神，乃天界战神，且生得清俊无双。

师姐本就对她印象不好，这会儿听她问起容临上神，看她的眼神自是多了几分鄙夷。容临上神不喜出门，不喜见客，唯一能见着他的机会，便是在九霄阁了。面前这个，不是她接到的第一个女弟子，更不是第一个同她打听容临上神的女弟子，不夸张地说，九霄阁有大半女弟子，都是冲着容临上神来的。

眼前这个……

师姐细细打量了一番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胖头鱼的确有几分姿色，可容临上神这等光风霁月、清雅无双的师者，怎能由着这小妖惦记，甚至暗下亵渎？她当下便拧眉，道：“容临上神素来不给新弟子授课，便是我们，也很少有机会见着他……我劝你还是早些想明白，别白费心思了。”

师姐虽然语气不佳，可总算是回答了她的问題。只是听了师姐的一

番话，阿涟的眸色微微黯然，心下到底有几分失落。

她来九霄阁，的确是因为容临上神，眼下一听他不给新弟子授课，难免失落。可先前她在洞泽湖时，都能这般斗志昂然，如今离上神近了一些，却不满足起来，这委实不是她的作风。

阿涟态度恭敬，道：“多谢师姐！”

见她这副模样，师姐只道她是听进去了。不过，适才她说的话并不假——容临上神的确从来没有给新弟子授过课。而且他们这些入学有些年头的，也不过远远地瞧见过容临上神的风姿，至于近距离听他授课，那简直是奢望。

阿涟还有一肚子的疑惑，可她看上去傻乎乎的，却也并非没有半点眼力见儿，瞧这位师姐有些不喜欢她，更不喜欢她问关于容临上神的事情，她便当下将这满腹疑问憋在心里。

左右她已踏入了九霄阁内，日后有的是机会同上神见面。

师姐领着阿涟安排了住处。

九霄阁对刚入学的弟子一视同仁。新入学的弟子，不管身份背景如何，都没有独住一屋的权利，大多四人一间。不过，待日后成了师兄师姐，若在九霄阁表现优异，自然是不愁待遇的，单独住在一个仙岛，也是有的。

洞泽湖到九霄阁路途遥远，阿涟算是来得比较迟的，她到的时候，其余三位室友已经在九霄阁住了几日了。

师姐领着阿涟进来，那待在屋内的三个姑娘便极礼貌地打了招呼，仿佛很容易相处。

可待师姐走后，屋中三人，除却一个皮肤生得略黑些、看上去胆子小小的姑娘，其余两个高挑玲珑的便都敛了笑。

一个穿墨绿衣裙的淡淡扫了她一眼，启唇道：“如此姗姗来迟，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原不过是条胖头鱼啊！”

花鲢一族，最不喜欢的便是“胖头鱼”这个外号，可阿涟是个脾气

好的，再说，她同阿雯相处的过程中，阿雯激动之时，也没少叫过她胖头鱼。如此，阿涟也没有往心里去。

大抵是阿涟看上去一副好欺负的模样，倒是叫人没兴趣去欺负了，那二人瞧了她一眼，就出去了。阿涟缓缓侧过头，瞧着那两人的身影。她们生得娉婷袅袅，身姿曼妙无双，一看就同她这种小小湖中出来的花鲢鱼不一样。

这二人不好相处，可这屋内还有一人。那小姑娘生得比阿涟还矮小一些，长得一张圆圆的脸，同她打招呼，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。

这小姑娘名叫田箩，是个有着四百年道行的田螺精，自小生长在一处池塘里，至于出去的姿态高傲的那两位，则是来自东海，算是水族中最高端的一类。虽都是水产类，可这生长的环境便决定了身份的高低，也难怪那二人不愿搭理她。

知晓阿涟来自洞泽湖，又一副好相处的模样，田箩一双大眼睛泛着潋滟水色，委屈地向她抱怨：“分明都是水族，可她们这些海里的，从来都瞧不起咱们这些湖里的塘里的……”

瞧田箩这模样，想来这几日她没少受那海族二女的欺负。

阿涟虽然瞧着傻里傻气的，脑子却不糊涂，“我们的确都是水产类，可那湖啊、塘啊的，哪里比得上辽阔神秘的大海？况且这东海，又是四海中出了名的寸土寸金。我们洞泽湖里，有些出息的也都一个个挤破了头皮往东海去……”

田箩听了很诧异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铜铃一般，歪着脑袋好奇道：“他们不怕水土不服吗？淡水鱼怎么能到海里生活呢？”

阿涟吃着田箩带来的土特产，鼓着粉粉的腮帮子，不疾不徐回答道：“所以，我们那儿有不少鱼，在培养后代的时候，让他们打小便多吃盐——口味重些，日后有能力去海里定居时，便也适应得快些。”

田箩听后，稍稍有些明白了。

田箩本是兴致勃勃地来九霄阁的，可这几日，那海族二女给她带来

的打击太大了。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日子过得尤其煎熬，今儿碰着好说话的阿涟，便对她掏心掏肺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黏着她。

待田箩知晓阿涟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名额，更是敬佩不已。

阿涟却想，这田箩能来九霄阁，自然有她的一番能力，况且她的修为还比她多一百年呢。田箩却扭扭捏捏，红着一张脸，不好意思道：

“……若是靠我，哪里能进这九霄阁啊，是……是我爹爹花了银子的。”
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九霄阁在阿涟的心目中太过高大了，如今听到一番话，她难免觉得形象有些坍塌，一时，吃着零嘴的腮帮子微微一顿。

阿涟不语，田箩有些担心，小声问道：“阿涟，你、你会不会瞧不起我啊？”

虽说心里这滋味儿不好受，可阿涟却没有半点瞧不起她的意思。如今本就是一个拼爹的世道，她没爹没娘，除了靠自己，没有别的路子。可田箩不一样，她虽是小地方来的，可有个暴发户爹爹，自小公主般待她，舍不得她受一丁点伤，早早地为她铺好路了。

听阿涟说不会，田箩便松了一口气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有些想我表哥了……临走之前，他就怕我来了九霄阁，见了世面之后，就瞧不上他了。”

田箩是个话痨，这表哥，短短一会儿，阿涟已听她提过好几回了。二人青梅竹马，田箩修仙回去，便能嫁人生子了。

田箩念着表哥，便侧头好奇地看阿涟，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你呢，可有心悦之人？”

她啊……阿涟想了想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并未像田箩那般扭捏害羞，而是笑着说道：“有啊……”她本就生得白皙明媚，含笑时更添几分娇美，随即又声音低低地道，“我是为了容临上神才来的九霄阁。”

田箩虽然见识不多，却也听过战神容临的名头。在天界，能称为上神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神族后裔，天生神骨的萧白上神；另外一个，便是容临上神了。

她在九霄阁待了几日，自然晓得这二人有多受女弟子爱慕。

三界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——当初，天界制度严明，不许跨越种族相恋，更容不下师徒恋这样的禁忌之恋；如今，这些律条通通作废，女弟子喜欢两位上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话虽这样说，可那些迂腐的思想根深蒂固，即便没有不许，可大多为师者也不愿同女弟子发生些什么，即便有，也不过是露水情缘罢了。

田箩瞧着阿涟，不得不说，虽然海族二女自诩出身高贵，可眼前的阿涟却是盈盈似水、顾盼生辉。极难想象，这花鲢一族，也能有阿涟这般出色的容貌。若是看脸，阿涟也不是没有机会的。

阿涟肤白貌美，胸大腰细，田箩时常羡慕道：“我若是像你这般白就好了。”一白遮三丑，姑娘家没有嫌自己太白的，而田箩出身塘中，环境和种族使然，化作人形，也比一般的姑娘略黑些。

阿涟却觉得田箩这样挺好的。

不过，阿涟在九霄阁待了好几日，也没有机会见到容临上神，甚至连个衣角都没瞧见。田箩见她一副蔫蔫儿的模样，便安抚道：“九霄阁大多由萧白上神管着，容临上神不常来，可我晓得他们二人是好友，日常总归有些来往，你还是有机会瞧见的。”

阿涟闷闷地浇着花盆中的泥土，泥土里头种着一粒种子。这种子，新入学的弟子每人都有，据说能种出灵兽。灵兽的等级同主人息息相关，像阿涟这种修为低的，种出来的灵兽大多也是最常见的。

听了田箩的一番安慰，阿涟心下自是好久受许多。

浇灌完毕，阿涟便打算同田箩一道去后山的碧波池兑水。

恰好，海族二女进来。那穿墨绿衣裙的夷璋便开始抱怨这九霄阁是如何如何不公平：“……夷珪表姐，你说那小枣妖是什么来头，怎的她能独居仙岛？我们身为海族贵女却要同这两个乡巴佬住在一起。”

这海族二女，夷璋性子泼辣，夷珪则端的一副高冷模样，不过，这二女的容貌家世皆是出色，来九霄阁不过几日，这裙下之臣便已相当可

观了。

阿涟和田箩面面相觑，晓得这夷璋口中的“乡巴佬”指的便是她们二人。

夷珪身穿一袭白裙，仙气飘飘，却也难掩她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咸腥味儿。她同这个表妹一道长大，晓得她做事从来都是不经大脑的，可越是如此，她越喜欢同她待在一起，因为如此一来，便能衬托出她的好。夷珪此番听着夷璋愤愤不平，心里也并不是没有半分动容。

她在东海之时，素来是众星拱月的，可这九霄阁不是东海，无论上头怎么安排，她们都只能服从。虽然她和夷璋与湖中、塘中的二女同住一处，降低了身份，可一并入阁的新弟子，即便是天界后裔，也是如此安排的。

如今倒好，那来历不明的小枣妖竟然破例独居仙岛——九霄阁弟子最高的居住待遇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说的便是这个意思。

阿涟和田箩也有些了解海族二女的脾气，顶多逞逞口舌之快，旁的倒是没有做过过分的事情，是以这会儿她俩也不计较。

只是在去后山的路上，田箩就说道：“那小枣妖，我前几日倒是看见过一回……”她四处张望了一番，而后贼兮兮地凑到了阿涟的耳畔，低声说道，“我瞧见她 and 萧白上神在一块儿。”

阿涟睁大了眼睛。

她生得美貌，即便身份低些，九霄阁还是有许多师兄照顾她的，偏生她一副反应迟钝的模样，每回都记不住那些师兄的名字，而心里呢，独独只念着从不露面的容临上神。不过，她并非除了容临上神其他都毫不关心，至少这位萧白上神，她也是有些了解的。

萧白上神掌管九霄阁，若是他安排的，那枣妖新入阁便能独居仙岛也就说得过去了。

阿涟唯有在入学大典的时候远远地见过这位萧白上神。他生得清风雅月、俊美绝伦，更难得的是，身上没有上神的架子，端的一副温文尔

雅好相处的模样。

可这萧白上神，是容临上神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出了名的公私分明，从不接受贿赂，今儿怎会为那小枣妖破例呢？

田箩又道：“我瞧那小枣妖，模样生得远不如你。阿涟，你若是勾搭上了容临上神，就不用同那海族二女住在一起了，到时候我也能沾沾光。”

阿涟鼓了鼓腮帮子，理直气壮道：“我何时说过要勾搭容临上神？”

田箩道：“可你不是喜欢他吗？”

阿涟点头，“喜欢是喜欢。”

田箩的生长环境使然，自小被爹娘溺爱着，不喜念书，爹娘也自然不逼她，时间久了，她的文化水平难免有些跟不上，用词素来不分贬义和褒义。

二人也不再谈此事，只道那枣妖并非一般的小妖，指不定有个大大的后台咧。

后山碧波池，阿涟和田箩各自脱了衣裙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池中。

水面荡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，而后渐渐趋于平静。

下一刻。

哗的一声。

披着乌发的少女自水面跃出，白皙莹润的脸，水光潋潋，面颊处的水珠缓缓落下，沿着下巴落在堆雪般的细颈玉肩处，一时美得惊心动魄。

阿涟虽能幻化人形，可种族使然，唯有在水中，才是最畅快自在的。

阿涟弯了弯唇，脑袋一扎，潜入水中，银光闪闪的尾巴在水面扫过，登时水花四溅。

她游到池底，看见吸附在石头上的大田螺，用尾巴扫了扫，“我去游会儿，待会儿再来找你。你小心些，别让人捉了去。”

咕噜咕噜。田箩舒服地吐了吐泡泡。

几日未下水，阿涟游得酣畅淋漓，游到最后，干脆化作原形。

白胖肥美的一尾花鲢，在这碧波池任意穿梭。

之后不知游到了何处，阿涟穿过层层叠叠的水草，忽然瞧见不远处的水下竟有两根又长又直的柱子。阿涟的眼睛素来有些模糊，特别是在水中，有些东西看不真切，隐隐约约，自然只道那是柱子。

毕竟海中有定海神针，这九霄阁的池中有柱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

这几日见识了九霄阁的金碧辉煌，阿涟自然觉得，即便这池中铺满金砖，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

她摇了摇尾巴，从那两根柱子的缝隙穿了过去，游过去的时候，尾巴还轻轻扫在那柱子上。

她觉得好玩，回了个头，复又从中穿回去。

穿了好几回，阿涟才摇着尾巴，沿着柱子游上去一些。她看见两柱中间似有一捧巨大的软物，周遭布满苔藓，形状像是羽翼丰满的鸟儿，总之，打造得颇为别致。

阿涟忽然想起适才那海族夷璋所言的“乡巴佬”，瞧着面前这物，阿涟倒是觉得她的确是乡巴佬。形状如此奇特，她完全不理解这九霄阁工匠的设计理念。

阿涟驻足观赏了一番，正欲习惯性地地上前啄几下。

水底忽然天旋地转起来。

阿涟深陷在旋涡之中，整条鱼都被转得晕乎乎的，而后似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拍打着她，啪的一声，一下子将她从水底拍到了岸边。

岸上，肥美的花鲢打了一个挺，下一刻变回了半人身的少女模样。少女一身湿漉漉的，及臀的乌发凌乱地贴在胸前，小脸更是因剧烈的晕眩而变得惨白。她略微抬起眼帘，看着近在眼前的云纹墨靴，想到了什么似的，面色欣喜地抬起脸，伸手紧紧抓着眼前的裤脚。

“容临上神！”

眼前的男子风姿奇秀，皎若玉树，只静静站在那儿，这风华绝代便足以令人神魂颠倒。

阿涟就这样仰着头，痴痴地打量着他的容貌，嘴角抑制不住地翘起，不禁道：“容临上神看起来比两百年前更俊了！”

夸赞的话没人不爱听，若说起初他还因她的“冒犯”而不悦，此刻倒是不好对她呵斥什么了，伸手不打笑脸人的道理在天界也是行得通的。她匍匐在他的脚下，就这么赤条条地呈现在他的面前，一条泛着银光的鱼尾还兴奋地甩了几下，看起来心情极好。

修行了三百年的花鲢，也算是少女初长成了，而她明显比其他花鲢发育得更好些。

容临微微蹙眉，淡淡错开眼。

阿涟却完全沉浸在此刻的兴奋中，反应过来时，觉得自己捏着上神的裤脚实在是冒犯，登时便缩回了手，打算起身好好同他说话。

就这么站起来了。

容临微微诧异，有点被她的举止震惊到了。

“容临上神……”阿涟原本堆着满腹的话欲同他讲，未料刚起身，便有一件雪色长袍从天而降，堪堪落在她的身上，恰好将她的身子包裹住。阿涟愣了愣，低头瞧了瞧，伸出双手攥着身上的锦袍，抬头道，“这是上神的袍子！”

果然是她崇拜的上神，还是如此善良体贴。

不过一件袍子，容临觉得没什么好激动的。

既然她衣衫完整，他也不用再避讳，定神望着她，便见她一双水润的大眼睛欢喜又激动地望着自己，眼神里是满满的孺慕。这种眼神，他不是没有见过，天界有许多女仙也曾含羞带俏地望过他，可像她这般半点都不加掩饰的，却从来没有。

容临想了想，便决定用平日惯用的招数——冷冷错开眼，不近人情地离开，给她一个高冷的背影。

哪知他刚转身，右臂便一紧。

容临怔怔地侧过头，对上身侧那笑靥如花的少女，一时竟不知该如

何是好了。他素来招桃花，走到哪里都会被女仙包围。他也是一贯好脾气，即使不满，也顾着女仙的面子，举止客气，说话婉转，可哪知这样非但不能拒绝别人，反倒惹了更多桃花。而后，他才想出这等假装高冷的法子，如此不近人情虽不是他的风格，可效果却是很明显的。

他对着镜子也瞧过，冷冷淡淡的样子，的确有些唬人。

他都甩脸子了，这鱼妖竟不是他想的那般知难而退，反倒开始对他动手动脚了！

阿涟哪里会想到，今儿竟能在此处遇到容临上神。她挽着他的胳膊，半点矜持都不知，喃喃道：“若是早知上神会在此处，来九霄阁的头一天，我就该来此处凫水！”那样她便能早些见到上神了。

事到如今，容临也只能接过话茬，道：“你见我作甚？”

阿涟顿了顿，敛了笑，小声道：“上神不记得我了？”

容临不语，他的确不记得她。

阿涟虽然心中有小小的失落，却也明白上神贵人事忙，哪里会记得她这么一条小小的花鲢鱼。她就说：“两百年前，在洞泽湖边，若非上神将我从渔夫的手中救出来，我怕活不到现在了……您还记得吗？当时您捧着我的肚子，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就势把我放到水里，还说‘下回莫要顽皮，好生在水里待着，别再让人捉了去’。我谨记上神的话，从那之后便待在湖底，再也不敢随便出来了。”

贵人事忙的上神的确记不得此事了。他一贯心善，连花花草草都不忍伤害，举手之劳放生一条鱼，也没什么打紧的。若真要说起来，这三万年来，他做的善事，救的人、妖或仙，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了。他又哪里全部记得住？

阿涟努力描述当时的情形，想让他记起来，哪怕有一点点印象都成，这会儿瞧他一副半点印象都没有的样子，她蹙眉，伤感道：“您、您真的不记得了？”

她一张小脸生得雪白，脸颊因情绪激动，泛着红晕；眼帘低垂，眼